

樂田演義 孫龐演義

又名前后七国志



黃 山 書 社

42.4
2

责任编辑 何世纲
书名题签 刘夜烽
封面设计 蔡 柏
贾 禹

孙庞演义 乐田演义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字数：250,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232,000

统一书号：10379·8 定价：1.80元

孙 庞 演 义

又名前七国志

吴 门 啸 客

87.11.12

黄 山 书 社

目 录

第 一 回	潼关城白起偷营 朱仙镇孙庞结义	1
第 二 回	白鹿击涓大冰雹 鬼谷授蒯假天书	9
第 三 回	魏王计赚辟尘珠 庞涓大战宜梁道	16
第 四 回	田忌刮须归本国 王敖斧破大言牌	23
第 五 回	金銮殿孙蒯来朝 演武场庞涓败阵	31
第 六 回	金兰契仇成刎足 木盒歌晓谕装疯	38
第 七 回	百花园内冤孽箭 卑田院里祝融灾	46
第 八 回	征魏国两邦旗号 退燕兵百锭黄金	54
第 九 回	孙蒯用计藏木柜 庞涓被屈受披麻	61

第十回	造纸人金蝉脱壳 拾顽石拨草寻蛇	68
第十一回	鲁王两次认靴鱼 袁达一番遭陷井	75
第十二回	九曜山野龙纳款 丞相府太尉退婚	83
第十三回	假新人华堂变脸 真小姐帅府联姻	91
第十四回	廉刚命丧百翎关 庞涓身浸新河水	98
第十五回	赚齐师马安屈死 擒韩后袁达回营	105
第十六回	驾席云冯驩绝技 私金币邹忌谗言	112
第十七回	南平王埋名诈死 颜仲子观柬详诗	120
第十八回	张倩奴用风月赚 魏太子遭虎狼囚	127
第十九回	庞涓堕计诛皇甫 才茂错刺出齐营	135
第二十回	践誓分尸走马陵 成功拂袖归云梦	142

第一回

潼关城白起偷营 朱仙镇孙庞结义

古 风 一 首

偶然色乱计无余，惹得纷纷怨独夫；
戡定但教惟至德，征诛端不在谋谟。
忽然梦感飞熊兆，圣主躬下征贤诏；
渭滨老子隐羊裘，八百洪基凭一钓。
同异姓氏沾天祿，分茅列土禁员幅；
筹之七十有二君，倏尔并吞只六国。
周室倾颓无震主，强梁自古多跋扈；
心希定霸必尊王，智在攻城与掠土。
机诈固难援世事，天伦岂易委泉台；
漫观刖足风波险，生死交情安在哉。
人心善恶谁能测，天道昭昭肯差迭？
野笔由来记得真，代异时移终不灭。

这篇古风，概言周室衰微，群雄扰攘，人人欲定伯图王，个个欲争强较胜，因而秦、楚、燕、韩、赵、魏、齐，各据一方，共分七国。七国之中，独秦最强，楚、燕、韩、赵、魏、齐俱受秦邦挟制，如今且表燕国。

当时燕王有女名燕丹公主，招孙操为驸马，孙操系孙武之子，出自将家，幼习韬略，长娴弓马，算是一员良将，后生三子，长孙龙，次孙虎，幼孙臧，燕丹公主怀孙臧在身，常梦红云护屋，及生孙臧，眉清目秀，颖悟非常，孙操当对燕丹公主道：“此儿长大，必握百万之权，乃吾家至宝也。”由是燕丹公主倍加珍惜育护。

其年，秦孝公嗣位，差官入燕，催促进奉，燕王召孙操私议道：“当今七国，独有秦强，若不使惊恐，反受祸衅。”孙操道：“秦国虽强，吾燕何弱，我王恐秦生衅，何不兴师，先自伐秦为上。”燕王道：“卿言最当，今欲伐秦，何人可领大兵？”孙操道：“臣愿领三万人马，立破强秦。”燕王道：“孤闻秦邦名将颇多，恐卿一人不能取胜。”孙操道：“我王请勿过虑，臣子孙龙、孙虎，膂力非常，英名盖世，臣愿携此二子同行，秦不待战而自克也。”燕王大喜，赐御酒三杯，金花三朵。孙操辞燕王出朝，带领孩儿孙龙、孙虎下教场，点齐人马，即日登程，但见：

旌旗乱飏，金鼓齐鸣。密匝匝干戈列队；乱纷纷甲骑连云。炮响三声，天愁地惨；锣鸣一下，鬼哭神惊。铁骑卷黄云，一门三将多骁勇，宝刀横白日，万马千军播姓名。

不数日来到潼关，孙操令人马屯扎关外。那秦王孝公，正坐朝堂与众臣议事，忽有潼关报到，说：“燕国驸马孙操父子领数万人马，屯扎关外，要与我国厮杀。”秦王闻报，冷笑道：“好个不识时务的燕王，孤差人去催促他进奉，他不来纳贡，倒反起兵前来触犯。”遂令武安君白起为大

将，甘龙、杜回为副将，领兵三万，出关迎敌。

白起奉命来到潼关，孙操闻秦将领兵出战，吩咐孙龙、孙虎镇守营门，亲领一支人马，投奔阵前。白起大喝道：

“何处妖魔，敢先出阵？”孙操道：“燕国驸马孙操，来将何名？”白起道：“吾乃秦国大将武安君白起是也！”两将挺身出马，战经六十余合，不分胜负，白起抡枪把孙操大刀架住。孙操道：“你莫非怯战？”白起道：“天色已晚，不是厮杀时节，收兵回去，明早再定高下。”孙操道：“也罢，且放你去多活一夜，明早吃刀。”两家转马回营。且说孙操回营，孙龙、孙虎出营迎接，孙操到中军坐了，孙龙问道：

“爹爹今日出战，胜负如何？”孙操道：“我儿，好个武安君白起，果然名不虚传，我与他大战六十余合，不分胜负，天晚收兵回营，明日决一死战。”吩咐军中摆酒，父子三人就在营中畅饮。诗曰：

大战潼关天日昏，一心直待破强秦，
宵来且尽杯中物，酣醉中军细柳营。

再说那白起回营，与甘龙、杜回计议道：“孙操那厮，与我不相上下，势难取胜，为今之计，不能力擒，只可智取，不如乘此更阑人静，分兵三哨，劫了他的营寨，功必成矣。”甘、杜二人齐说：“好计！”随即传令军士，准备劫营。白起中哨，甘龙左哨，杜回右哨。到二更时分，军士各个衔枚，锣不鸣，鼓不响，暗地杀进燕营，一声炮响，喊声连天，一齐杀入。此时孙操饮得大醉，孙龙、孙虎亦有半酣，不曾提防劫寨，睡梦中听得喊声，吓得魂不附体，各牵战马，自逃性命，那顾得军士死生，父子扳鞍上马，一道烟

径往后哨逃去。白起三队人马绕营混杀，把燕国三万人马杀得罄尽，尸横遍地，血满潼关，扯起得胜旗，奏凯回朝。秦王大喜，问道：“孤闻燕国孙操智勇兼全，卿何由得此大胜？”白起遂将劫寨事一一备奏，秦王赐白起黄金千镒，彩绮百端，其余将佐犒赏不提。

那孙操父子逃回燕国，孙操自绑入见燕王，燕王惊讶道：“卿何被秦师陷了？”孙操道：“臣该万死，臣领兵到潼关，与秦将白起大战一日，不分胜负，天晚收兵回营，不料白起到夜静时劫臣营寨，人马尽被杀伤，臣父子杀出重围，特来见驾，望王赦臣万死”。

燕王闻说，叫声“罢了，真乃貽笑外邦，你为将数年，岂不知提防劫营，如此胡混，岂堪重用，本当正法，姑念椒房至亲，削去兵权，追还牌印，贬去巡视各门。”孙操回府，闷闷不乐，孙臆问道：“爹爹今日伐秦回来，忧愁满面，却是为何？”孙操道：“我儿年幼，不谙世务，问他怎的？”孙臆道：“儿虽年幼，世事颇知一二，不知吾父隐衷，为家为国？”孙操道：“为家怎么说，为国怎么说？”孙臆道：“若说为家，家有二位兄长，武艺精强，俱可为父分忧，不必提了，若说为国，莫非外邦轻视我国朝中缺少谋臣良相，以此为虑？”孙操道：“我正为此，因秦王倚恃强盛，差人催促我邦进奉，吾主大怒，着我领兵三万伐秦，不料到了潼关，被白起诡计劫了营寨，损兵折将，逃窜回来，朝廷大怒，将我削了兵权，追还牌印，贬巡各门，所以烦恼。”孙臆道：“爹爹且省烦愁，孩儿心中正想一事，倘若得成，务要两手补完天地缺，一身分豁帝王忧。”孙操道：

“你有何本事，敢夸大口？”孙臆道：“孩儿闻得人说，河

南汝州云梦山水帘洞，有个鬼谷先生，兵书战策，妙略奇谋，无般不谙，欲去投他为师，传授六韬三略，八门遁法，呼风唤雨，掣电拘雷，剪草为马，撒豆成兵，那时回来，替我燕国报仇，未为迟也。”

孙操道：“我儿你所志在此，我不如你，不知何时可得回来？”孙臧道：“多则三年，少则两载。”孙操道：“只是你母爱惜你，未必肯舍得你去。”孙臧道：“人生天地间，谁不欲建功立业，况男儿志在四方，岂可守株待兔，望爹爹慰解母亲。”孙操同孙臧到后堂，见燕丹公主说道：

“孩儿孙臧，今日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特来拜别。”公主道：“我儿小小年纪，不在家中学习，为何却要远去？”孙臧道：“家中学习，如何有成，况今正缺贤臣谋士之秋，不去学些武艺，等待何时？”公主再三苦留不住，没奈何吩咐道：“我儿路上须要小心，早去早回，免我悬望。”次日，孙臧收拾行李，拜辞父母并兄弟，出幽州城而去。

再说宜梁魏惠王驾下，有个丞相郑安平，其日朝罢回来，从牛头街经过，时值寒冬天气，街道上水浆凝冻，结成寸冰。正行之间，马蹄踏在冰上，老大一滑，险些把个当朝丞相坠下马来，左右连忙扶住，郑安平着恼，吩咐左右，把两边居民拿来，那些居民一齐跪在马前，安平道：“你等为何把水浆倾泼街道？”众人道：“非干我等之罪，乃开染坊庞衡家倾泼的，小人们屡次说他，他恃蛮不听。”安平差人把庞衡拿来，打了二十大棍放去。那庞衡之子名唤庞涓，性情暴戾，见父亲被郑安平打了，一时怒起，取一条短棍，把十数个染缸，打得粉碎，涓母上前扯住道：“这是做生意家伙，打碎了靠什过活？”庞涓道：“我父今受郑安平如此羞

辱棍打，都是开染房招来的祸，我家不开染坊，水浆怎会污泼街道，此仇我何日得报？”其母道：“我们是他管辖的百姓，这也可奈何，你把这染缸打碎怎的，只要下次小心，不泼街道上罢了。”庞涓道：“今后劝父亲不要开什么染坊罢，我如今收拾行李，到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师处，拜其为师，请他传些兵法，他日倘获得一印，掌一权，也可报郑安平之仇。”遂拜辞父母，出了宜梁城，挑着行李，来到一株大树边，正欲歇担休息，见树下一人席地而坐，在那里打盹，庞涓暗想道：“这个人年貌与我仿佛，莫不是往哪里攻书的？”遂近前叫道：“兄长，请问拟往何处去的？”那人醒来，看见庞涓，倒身施礼，庞涓道：“兄长贵姓，何邦人氏？”孙臆道：“吾父是燕王驸马，姓孙名操，我是第三子孙臆。”庞涓道：“失敬，失敬，不知兄长欲往何方？”孙臆道：“将往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学艺，敢问兄长贵姓？贵邦何处？”庞涓道：“小可姓庞名涓，魏国人氏，也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孙臆道：“如此甚好，兄长不弃，就此订个生死之交。”庞涓道：“公子金枝玉叶，小弟阉阎匹夫，安敢高攀。”孙臆道：“说哪里话，同到前面朱仙镇，买些香烛，祝告天地，长者为兄，幼者为弟，方是结义之礼。”庞涓道：“有理。”二人各肩行李，行到朱仙镇，备下香烛，对天发誓。庞涓道：“大哥居长，请先誓。”孙臆遂对天告道：

孙臆燕邦人氏，路遇魏国庞涓，结为兄弟，同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有书同读，有艺同学，一有私心，天地鉴察，永为畜类。

庞涓听了，无可奈何，对天告道：

庞涓魏国人氏，路遇孙臆，结为兄弟，同到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有书同读，有艺同学，如有昧心，不得还乡，夜走马陵道，乱箭射死。七国分尸。

誓毕，二人对拜八拜，孙臆为兄，庞涓为弟。庞涓道：“哥哥，你我既已结拜，可把行李并作一担，待小弟挑可也！”孙臆遂并了行李，庞涓挑着，一路走，一路想，心生一计，假意一交跌倒，把行李抛在地上，叫道：“大哥，不好了。”孙臆不知是计，问说：“兄弟，怎样？”庞涓道：“小弟在家，自不曾挑过担子，一身骨痛难当。”孙臆道：“只得快到前面客店歇宿，明日再行。”遂一手扶着庞涓，一手接着行李在肩，往前面旅店歇宿。明日续行，孙臆把行李挑了在前走，庞涓在后跟随，以为得计。二人行不多时，到了一座高山，山上树木丛生，并无人迹，庞涓心中害怕，暗想高山峻岭，必多豺虎，我在后走，倘有疏虞，怎生是好，又心生一计，道：“大哥，草深露湿不好行走，小弟当先开路。”遂走向前，忽见树林中跳出一只花斑猛虎，张牙舞爪，望庞涓乱扑，吓得庞涓大声叫道：“大哥，快上来救我。”

孙臆赶上前，见是只虎，遂歇下行李，近前对虎唱个喏道：“虎哥，我孙臆同庞涓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请你让条去路。”那虎见孙臆吩咐，张睛怒目照定庞涓一吼，庞涓慌了，向近旁一株大树上攀爬上去，那虎又紧紧蹲在树下，庞涓在树上叫道：“大哥，同行莫疏伴，快来救我。”孙臆又对虎道：“虎哥，树上的就是我兄弟庞涓，望你方便让他下来同我去罢。”那虎摇头摇尾，走向林中去了，庞涓才敢滑下树来。原来这虎不是凡虎，就是鬼谷先师驾下神

虎，特奉仙师差遣来试孙庞二人道行品德的。孙臆道：“这山上树木丛密，不便游玩，快下山去罢。”二人遂走下山，又见一条深涧，并没桥梁，单单一根独木，庞涓害怕道：“大哥，这独木桥如何过得去。”孙臆正在待渡，忽来一个道童，挑两个筐儿，慢慢行来，孙臆歇担，上前问道：“童哥，借问一声，我要往云梦山访鬼谷先师，别有去路么？”道童道：“没有别路，此处独木桥、鹰愁涧是去云梦山的正路，二位不便过去，与我些钱儿，待我挑二位过去。”孙臆由上衣口袋取出二十文钱送与道童，道童接了钱，问道：“二位是哪个居长？”孙臆道：“我长，他是弟弟。”庞涓在旁道：“与你钱，你只管挑我们过去，阿兄阿弟，干你何事？”道童笑道：“我问你年长幼，有个因由，年长的坐在前面筐里，年幼的坐在后面筐里。”庞涓暗想在前面筐里，坐斜歪些，还可抱定绳索，若吊下涧尚可救，坐在后筐掉下涧去，哪个看见？就说：“道童哥，我从来胆小，望你把我坐在前面筐里。”道童道：“也罢，你就在前筐坐着。”孙臆坐在后筐，道童吩咐二人俱合着眼。不知道童怎生挑过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白鹿击涓大冰雹 鬼谷授臙假天书

话说道童把孙臙、庞涓挑了，到独木桥中间，故意把担儿换个肩挑，孙臙并不吃惊，只庞涓害怕，两手紧紧握着筐索，连声叫道：“道童哥挑稳，莫吓唬我。”道童道：“不妨合着眼坐着，开眼就要掉下涧去。”庞涓愈加把眼闭紧，心头卜卜跳个不了，暗想：“道童这般无理，过桥去了摔打他一顿，才消这口气。”少倾过了桥，道童歇下筐儿，叫道：“二位开眼。”孙臙、庞涓走出筐来，开眼一看，那道童及筐儿都不见了。

看官，你说道童是谁？即鬼谷仙师焚香童子，仙师特遣差来试探孙、庞品德道行的。孙臙道：“奇事，分明是仙童，来渡我们过桥，不可不拜。”两人望空遥拜。又行数日，来到云梦山，定眼观看，但见丹崖怪石，削壁奇峰，满山遍地瑶草琼芝，四下里禽飞鹤唳，涧壑密长薜萝，沿堤丛生花竹，确然尘世逍遥地，堪称蓬莱小洞天。

两人来到洞前，见洞门紧闭，门上一个石碑，上镌六个大字，是“云梦山水帘洞”。两人徘徊良久，忽见一个樵夫，从洞前经过，孙臙道：“樵哥，这里可是鬼谷仙师的洞府么？”樵夫道：“正是，二位问他何事？”孙臙道“我是

外豈人氏，聞仙師之名，特來投他學藝。”樵夫道：“要見仙師，須要誠心，拜開洞門，方能得見。”龐涓道：“拜几拜才開？”樵夫道：“有誠心一拜即開，沒誠心一年半載也拜不開。”樵夫說罷，拱手而去。孫臏對龐涓道：“兄弟，我倆千山萬水來到此間，怎說沒誠心，就拜几拜，有甚相虧我倆。”孫臏倒身下拜，龐涓拜了一拜，站在後邊，自想道：“不拜亦得，因孫臏得見，我也得見，拜他為何？”孫臏回頭見龐涓不拜，便說：“兄弟，不要灰心，速來同拜才是。”龐涓勉強下拜。拜到午時三刻，洞門一聲响亮，忽然大開，里面走出一個道童問道：“二位到此何干？”孫臏道：“燕國孫臏，同魏國龐涓來投鬼谷仙師學藝，敢煩通報。”

道童听了，轉身進去稟知鬼谷。這鬼谷乃晉平公時人，姓千名利，世居清溪，嘗入云夢山采藥，得道不老，業于谷中，故號鬼谷。當時吩咐道童掇張交椅放在洞門下。道童依命連忙取交椅放了，鬼谷行至洞門下坐定。叫道：“學藝的過來。”孫臏、龐涓近前下拜。鬼谷問道：“二子姓甚名誰？何邦人氏？”孫臏道：“弟子孫臏，燕國人氏。”又指龐涓道：“他姓龐名涓，魏國人氏，是弟子途中相遇，遂爾結義，同叩吾師，望乞收录。”

鬼谷看孫臏相貌。熊腰虎背，道骨仙肌，有懷仁尚義之心。又看龐涓，鬼頭蛇眼，腦後見腮，忘恩負義，嫉賢妒能，不得善終之相。遂道：“孫臏堪以授藝，龐涓難以學習，回家去罷。”孫臏哀告道：“師父，同行莫疏伴，況路途結義，情若同胞，弟子學得藝成，龐涓也學得成，望師父一并收留。”鬼谷道：“也罷，你們試試聰明我看，若把我

赚得出洞门，就收了他，赚不出打发回去。”庞涓沉吟半晌，高叫道：“师父，云端里两条龙斗，请师父观看。”鬼谷微笑道：“此时冬月有什么龙斗！”庞涓又道：“师父，李老君来了。”鬼谷道：“李老君适才别我去，怎的又来？”庞涓道：“弟子在师父椅后放把火，师父怕烧，只得出洞。”鬼谷笑道：“权当你的见识。”又问孙臆道：“你有什么见识，赚我出洞？”孙臆道：“弟子愚钝，无什见识，师父把椅子拿在外面坐了，待弟子想个见识，赚师父进去还可，若师父在洞内，一世也赚不出洞。”鬼谷叫道童掇交椅向外坐了。孙臆道：“弟子已赚师父出洞了。”鬼谷笑道：“我倒被你赚了。”遂引二人到洞内参拜祖师圣像，吩咐：“今日将晚，归房歇宿，明日学习。”孙、庞领命去讫。

次日鬼谷唤孙臆、庞涓吩咐道：“古云：‘徒弟徒弟，先供使令，方才学艺。’二人每日一个攻书，一个打柴，如孙臆攻书，庞涓打柴，庞涓攻书，孙臆打柴。”二人齐道：“谨遵师令。”鬼谷道：“今日为始，孙臆年长先攻书，庞涓去打柴。”鬼谷打发庞涓去后，取本书递与孙臆并嘱咐：“此书与你自读，不可与别人看。”孙臆接书，竟往房中去读。不料庞涓打柴回来，先见了师父，后到房中，问孙臆道：“大哥，今日不知读何书，与我看看。”孙臆道：“兄弟，我你当日朱仙镇上结义之时，对天发誓，有书同读，有艺同学，怎不与你看。”

连忙将书递与庞涓，庞涓接来灯下读几遍，通读熟了。明日当孙臆打柴，庞涓读书，鬼谷取书递与庞涓，庞涓接书进房攻习，孙臆回来问庞涓：“今日读的什么书？”庞涓支吾道：“师父今日道友相访，烹茶煮饭，混了一日，教我也

忙一日，不得工夫读书。”孙膑信以为然。如此多番，凡孙膑读书日子，晚来与庞涓看，庞涓读书日子，托故不与孙膑看。光阴如梭，两人学艺，满了一年，庞涓对孙膑道：“大哥，我学艺一年，皆有些心得，不知中用不中用，明日禀师父，只说同下山打柴，把心得试演一番如何？”孙膑道：“此言正合吾意。”次日孙膑、庞涓禀过师父，一同下山，孙膑把石头摆下一阵，叫庞涓看，问道：“是什么阵？”庞涓看了道：“青龙出水阵。”孙膑道：“这阵你破得么？”庞涓道：“要破何难。”拿起扁担，从这方起至那方止，把个青龙出水阵点破。孙膑道：“兄弟，你也摆一阵，看我认得么。”庞涓也把石头摆下一阵，孙膑看不出，问道：“是什么阵？”庞涓道：“就是大哥所摆的青龙出水阵。”孙膑摇头说不象。庞涓道：“此是我摆差了，大哥故看不出。”口里虽说，心内暗暗欢喜：“吾学足矣，我能认得他的阵，他认不得我的阵，岂非我本领高于他。”傍晚两人依就安歇。

一日，鬼谷吩咐二人道：“我今日要往终南山赴松花会，你们好生看守洞门，过了七七四十九日，同下山来接我。”鬼谷嘱毕，驾一朵祥云腾空去了。到了四十九日，孙膑对庞涓道：“师父吩咐在先，去四十九日回来，今日已满，我俩同下山迎接。”当下忙备仙桃仙酒，二人携了下山，到慢多罗石边，把酒果摆在石上。刚刚摆好，忽有一只白鹿，慢慢前来，孙膑看那白鹿生得奇，但见它身皎如瑞雪，毛洁似秋霜，走到石边，再不走动，孙膑斟杯酒，放在石上，白鹿张口吃了，连斟两杯吃两杯。庞涓道：“大哥，白鹿不中用的走兽，怎与酒吃？”孙膑道：“此鹿形象非常，或是仙家驯养也未可知。”庞涓道：“岂有此理，待我打杀了做个下酒之